

克雷洛夫

寓言集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克雷洛夫
寓言集

辛未艾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上海

И. А. КРЫЛОВ

БАСНИ

本书根据《И. А. Крыл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6年版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克雷洛夫寓言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3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3 字数 30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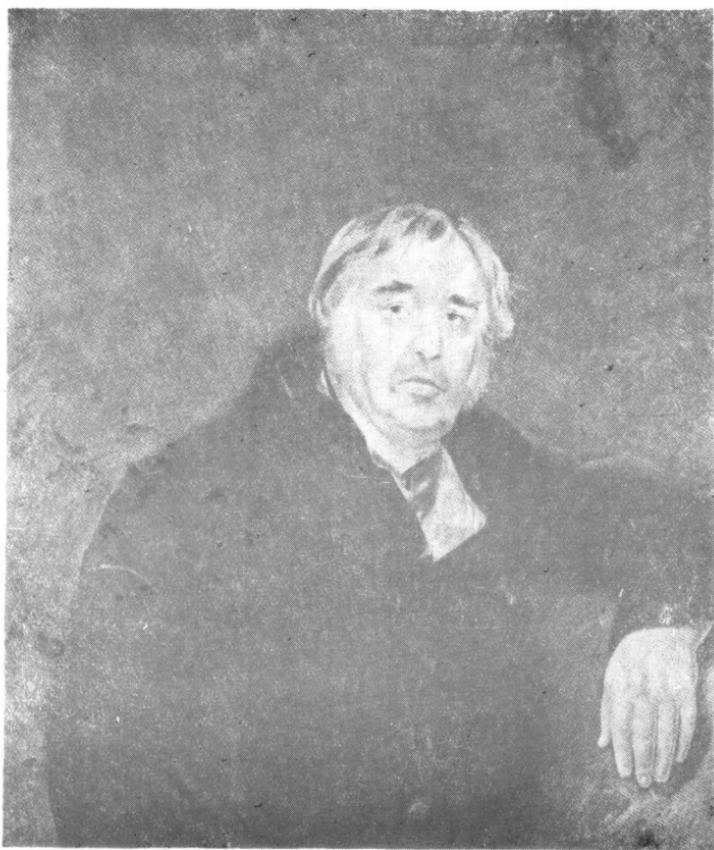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500 册

ISBN7-5327-1220 6/1·714

平装定价：6.8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克雷洛夫

BCC84 | 09

译 本 序

俄罗斯伟大诗人、戏剧家和寓言作家克雷洛夫，是俄国第一个以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据重要一席地位的作家。在他以前的一些俄国作家，还深受西欧文学的影响，致力于模仿、拟作或者移植，非常缺乏独创性。他们的作品写得比较肤浅，缺乏深度，直到克雷洛夫才打破了这种局面。在俄国文学的发展壮大中，克雷洛夫正是普希金、果戈理的先驱。他的作品很早就在许多国家有译本出版。

克雷洛夫一生的主要业绩，自然就是他的二百来篇寓言。果戈理把克雷洛夫的寓言尊崇为“民族本身睿智之书”。但是他在戏剧方面也有突出成就。他一生中写了好几个剧本，一部分还在舞台上演出过，有的甚至是剧院中经久不衰的上演剧目。克雷洛夫自己有时也客串演出。他显然对戏剧艺术有极为强烈的爱好。一切伟大的作家，都在戏剧方面作过艰苦的锻炼。因为戏剧只能靠登场人物的对白来表达戏剧的情节、人物的思想感情与想望，间接描写一点帮不上忙。剧本的好坏取决于人物对白是不是真正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活龙活现的语言。剧本的对白最能显示一个艺术家的功力。一切单独听来娓娓动听的辞藻讲究的文句，字正腔圆的说教，一到舞台上，必将无所遁其形。克

雷洛夫所以来能够写出那么意义深刻、形象生动的寓言，正得力于他的戏剧才能。在评价克雷洛夫的寓言的时候，如果忽略了他巨大的戏剧才能，这是不完整的。

不论克雷洛夫的诗歌，他的剧本，还是他的寓言，在这三种不同的体裁中，都有一种统一的东西把三者联结起来，这就是克雷洛夫的讽刺精神。在克雷洛夫的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始终贯串着这种精神。

克雷洛夫的这种倾向是由他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

二

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一七六九年二月十三日①（新历）诞生于莫斯科一个贫困的军官之家。他的父亲安德烈·普拉霍罗维奇开始是列兵，后来是连队文书、军需给养管理员。由于没有财产，又缺乏靠山，拼命努力也只争到一个上尉的军衔。这样一来，克雷洛夫的童年就没有过上幸福欢乐的生活，他很早就尝到贫穷匮乏的痛苦。

在一七七一年，由于普加乔夫的起义，克雷洛夫的父亲被派到乌拉尔，和家人一度分离。克雷洛夫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朴直而善良的人，不善钻营。据一个传记作者说，普希金曾经听克雷洛夫讲过他的父亲，普希金嗣后写作《上尉的女儿》时，小说中那个谦逊的米隆诺夫上尉身上的若干特征，就是取自克雷洛夫的父亲。

一七七四年，克雷洛夫的父亲辞去军职，回到故乡特维尔省

① 按俄历一七六九年二月二日。

的一个市议会里任职。克雷洛夫一家在特维尔总算过上几年安静的生活。小克雷洛夫在父母的管教下，勤奋学习。他的母亲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文化修养虽然并不高，但是很聪明能干。而他的父亲则非常爱好读书，从书本中获得许多知识。当时并没有什么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都属于达官贵人所有，一般人是无法问津的；他父亲就压缩别的用度，每个月都省一些钱买书。父亲的这些藏书对克雷洛夫极为有用。克雷洛夫的父亲虽然非常喜爱儿子，但并不形于脸色，对儿子的态度十分严厉。但克雷洛夫的智力过人，很早就能流畅地阅读书籍。父亲按照自己的标准，从藏书中给儿子挑选好书。克雷洛夫最爱读的是诗歌。在父亲的熏陶下，克雷洛夫对书十分爱护，不让一张书页折角卷曲。书本发展了克雷洛夫对周围世界的关切。他的知识早就远远超出孩子的境界。他并没有享受到和贵族子弟一样的童年生活：保姆与家庭教师左右侍奉，嬉戏终日，无忧无虑。但另一方面，却使他有较大的自由，有机会穿街走巷，或者在广场市集中流连，看看草台戏，听听市井口角吵嚷，见到民间的疾苦。

有一次，他的父亲带他去见特维尔的一个地主尔伏夫，他的聪明引起了尔伏夫的好感，尔伏夫向克雷洛夫父亲建议，让小克雷洛夫陪伴他的孩子们一起读书。当时特维尔虽然已设立小学，但那是供商人和市民子弟就读的。

在尔伏夫的家里，克雷洛夫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教师。克雷洛夫对各门功课的学习都比较得心应手。他对数学很感兴趣，解答课题时并不需要苦苦思索。只有对法文，他开头学得并不顺利，甚至想打退堂鼓。他的母亲及时进行干预。她注意倾听儿子作法译俄的练习，她常常只凭常识就打断儿子的翻译练习，对他说：

“不，凡尼亚，有点不对头。不会是这样说的。你去拿一本法文词典来，好好查一查。”

克雷洛夫听话地找到词典，查到了使母亲满意的正确词义。这一关突破后，以后就比较顺利。过去他在阅读父亲的法文书籍时感到困难的地方，如今就能顺畅地阅读了。最早落到他手里的法文书中，拉封丹的寓言特别使他感兴趣。他还尝试过用诗体把它译为俄文。

克雷洛夫父亲的身体并不好，在克雷洛夫十岁的时候，父亲就一病不起了。克雷洛夫全家一时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他的母亲除了奔走张罗取得抚恤金以外，还不得不给有钱人家干点活。接着，十岁的克雷洛夫被父亲原来供职的省议会录用为文书。这样，克雷洛夫很早就接触到官场生活。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愚蠢而又严厉的家伙，他禁止下属看书，这使爱看书的克雷洛夫感到十分难受。到一七八二年，他获准一个月的假期，来到彼得堡，想谋求较好的职位，他让母亲和弟弟也都迁到京城来。次年秋天他进入彼得堡税务局做办事员。

但是到官署当差并不是克雷洛夫来到京城的目的。在克雷洛夫身上很早就显露文学的天分，他当时对戏剧演出特别感到兴趣。俄国戏剧家冯维辛的《纨绔子弟》是一七八二年在俄国舞台上上演的，同时上演的还有当时较为有名的戏剧家苏马罗科夫、克尼雅日宁的剧本。克雷洛夫成为剧场的一个常客。在克雷洛夫的心目中，世界上没有比戏剧更美好的事物了。一七八三年，他决心写作一部戏剧，题为《用咖啡渣占卜的女人》。这个剧本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写农奴青年彼得与安纽特相爱。地主婆诺伏莫陀瓦的管家千方百计想拆散他们的婚姻，因为他自己想要安纽特。他偷窃了地主家的一套银匙，嫁祸于彼得。管

家又买通一个用咖啡渣来占卜的女人用占卜来坐实彼得的罪名，答应将偷得的一半财物作为她的酬劳。诺伏莫陀瓦命令把彼得送去当兵。安纽特的父母变卖了所有的财物，来偿付地主家所失窃的银匙的价值。但是，诺伏莫陀瓦在收到钱后，并没有让彼得娶安纽特，却让彼得当了仆役，以便一旦彼得犯了什么错误，马上把他以五百卢布出售，因为她需要购买时髦物品。那个占卜女人在和管家单独相处时，要求管家付给酬劳。就在他们分赃的时候，诺伏莫陀瓦、彼得和安纽特走进来了。他们当场抓获这个坏蛋。结果管家被送去当兵，占卜女人坐了牢，彼得则当上了新管家。正义得到伸张。这部喜剧尽管不比当时其他剧本差，后来却未能搬上舞台，但是有一个精通音乐的书商勃列特考普法看了十四岁的喜剧作家的原稿以后，愿意把它改写为歌剧。他付给克雷洛夫六十纸卢布作为稿费。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约当克雷洛夫工薪的七倍。但克雷洛夫没有要钱，却要求给他书。克雷洛夫把沉重的一捆法国伟大作家莫里哀、拉辛、布瓦洛等人的著作搬回家去。

同勃列特考普法的认识对克雷洛夫极为有益。勃列特考普法不但给他写作上的帮助，而且还让他结识了许多艺术行家，特别是当时的名演员与戏剧家德米特列夫斯基。

这以后，他又根据古希腊生活等题材创作了两部悲剧：《菲罗墨拉》与《克莉奥佩特拉》。这两部戏由于讽刺了俄国女皇以及艺术上的不成熟，也未能上演。但这些失败并没有使克雷洛夫一蹶不振。接着他听从德米特列夫斯基的忠告，又重新写作喜剧。这样，从一七八六至一七八八年间，他又先后写出《疯狂的家庭》、《前厅文人》、《恶作剧的人们》等喜剧。在这些喜剧中克雷洛夫嘲笑了“上流社会”的腐朽，揭露他们竞相追逐名位与

财富，排挤打击有才能的人。

为了自己的剧本受到当时的戏剧家克尼利亚日宁等人的排挤，无法得到上演，克雷洛夫一时转向于杂志活动。从一七八八年开始，他成为拉赫玛尼诺夫主编的《晨钟》杂志的同人。他在杂志中既发表了一些抒情诗，又发表一些讽刺作品。他也就在这时开始写作寓言，如《怕丢脸的赌棍》、《孔雀与夜莺》等，但当时并未受到文学界的注意。

克雷洛夫同拉赫玛尼诺夫的相识坚定了他走文学道路的信心。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帮助下，克雷洛夫于一七八九年创办了一个杂志：《精灵邮报》。这本杂志不同于一般杂志，一般杂志总是包括内容各不相同的作品、短论、翻译等，而一本杂志则是一连串内容互相关连贯通的书信。作者借几个地下、水里与空中的精灵跟一个哲人的通信，广泛抨击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统治与上流社会的知识浅薄、生活腐朽。这本杂志出到同年八月就被勒令停刊。

至一七九二年他又与友人合办《观察家》杂志；一七九三年则是《圣彼得堡的墨耳库里俄斯》月刊。克雷洛夫先后在这几本杂志里发表中篇小说《卡伊勃》、《夜》以及其他。在《卡伊勃》中克雷洛夫借哈里法的形象讽刺了俄国女皇的伪善。

克雷洛夫为了出版书刊当时曾集资办了一个印刷所，一七九二年这家印刷所受到沙皇当局的搜查，接着又是《观察家》受到查禁。而《圣彼得堡的墨耳库里俄斯》虽然小心谨慎从事，也无济于事：杂志落到其他人的手里。在四面楚歌之下，克雷洛夫为了逃避他所尊崇的作家拉季舍夫同样的命运，不得不离开彼得堡，躲到外省，实行“自我放逐”。

在“自我放逐”期间，他结识了已经失宠的公爵戈利岑。一

七九六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去世，继位的是保罗一世。保罗比女皇更凶残，他甚至命令将“гражданин”（公民），“отчество”（祖国）之类用词从俄语中驱逐出去。在这样的形势下，克雷洛夫当然无法回到彼得堡去。一七九七年，他来到基辅的卡扎茨克，住在戈利岑的别庄里。他在这里除了教教戈利岑的孩子读书之外，还写了一部滑稽悲剧，《特鲁姆弗》（又名波德希巴），讽刺了保罗一世和他的宫廷的德国热。这部滑稽悲剧就在当地上演，克雷洛夫自己也参加演出，他扮演的是剧中主人公特鲁姆弗。据说观众看得都捧腹大笑。人们不仅赞叹克雷洛夫的写作才能，还十分欣赏他的卓越的演剧天才。

克雷洛夫在卡扎茨克还写了另一部喜剧《馅饼》。这一部喜剧辛辣地讽刺了多愁善感的感伤主义者。

克雷洛夫在卡扎茨克的逗留，直到一八〇一年保罗一世去世才告结束。他跟着戈利岑来到里加，担任戈利岑的秘书。一八〇二年，他主编的《精灵邮报》在彼得堡获得复刊，他的独幕剧《馅饼》也得以上演，演出获得成功。不久，克雷洛夫告假来到莫斯科。一八〇六年克雷洛夫在一月号《莫斯科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第一批决定他以后创作发展道路的寓言。

一八〇六年初克雷洛夫结束“自我放逐”，回到彼得堡。此后，他把全副精力都投入文学创作，特别是寓言。这是他的写作新的高潮时期，他仿佛是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同时，他积极参加文学活动。他是著名的文学和学术团体的成员。他结识了当时的一些杰出作家，尤其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名译者格涅季奇。此外，他还认识了有名的艺术鉴赏家奥列宁。奥列宁后来是艺术学院的总裁。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经常在奥列宁家聚会。其中除克雷洛夫、格涅季奇外，

还有奥捷罗夫、巴丘希科夫，稍后还有普希金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这里交流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新闻，谈论诗歌，介绍评判新书、绘画……

一八〇八年，克雷洛夫积极参加沙霍夫斯基主编的《戏剧通报》的撰稿。克雷洛夫在一八〇六和一八〇七年中除了写作寓言外，他又写了两个喜剧：《小时装店》和《训女》，另外，还写了一部歌剧《勇士伊利亚》。克雷洛夫在这些喜剧中达到了巨大的生活真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外省地主贵族的粗野无知。剧本写出后很快就上演。演出十分成功，观众热烈欢迎这些充满俄国民族性的新喜剧。演出后，克雷洛夫一下子就在戏剧界占有重要地位。《小时装店》与《训女》两剧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是俄国剧场经常上演的剧目；四十年代以后也不时得到演出。但是，当然，克雷洛夫对俄国文学发展的最大的功绩是他的寓言。

一八〇九年初，克雷洛夫出版了第一本寓言集。寓言集在读者中获得的成功超过了原来所预期。读者热烈盼望继续出版第二集。过了两年，《新寓言集》出版了，从此，克雷洛夫就长时期从事寓言的写作，时间跨度达到四分之一世纪。

一八一二年一月克雷洛夫进入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任职。图书馆的主持人就是奥列宁。克雷洛夫在图书馆工作中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搜罗藏书方面就花了很多的力气。

也就在这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发动了对俄国的入侵，在库图佐夫的指挥下，俄国军民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在民族激情高涨声中，克雷洛夫先后写出《狼落狗窝》、《乌鸦与母鸡》、《梭鱼和猫》等寓言。克雷洛夫一方面歌颂俄国士兵和民众的同仇敌忾精神；一方面借乌鸦这个形象，揭露当时那些袖手旁观者乃至叛徒们的可耻下场。当莫斯科的民众响应库图佐夫的

号令，一齐涌出莫斯科的城门，准备诱敌深入的时候，乌鸦却留在屋顶上，

擦擦鸟嘴，心平气和地看热闹。

它不但留着不走，还想趁机捞到好处。可是就在围城的时候，它却成为被围法军汤碗里的食料。

一八一二年战争结束以后，俄国的革命形势高涨。这以后发生了十二月党人事件。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克雷洛夫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直到一八二九年，克雷洛夫的寓言才在刊物上重新露面。这以后，他的寓言已经写得很少。他的最后一篇寓言《布谷鸟与公鸡》是在一八四一年发表的，但它的写作时间是在一八三四年。

一八三四年，为了祝贺克雷洛夫五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曾经召开过一个盛大的庆祝会。诗人茹科夫斯基在庆祝会上，这样概括克雷洛夫寓言的特点：它是“智慧的诗的教材”，“它将传递给后代子孙，永远不会在其中丧失它的力量和新鲜；因为它们已变成民间谚语，而民间谚语是要同民众一同生活下去，一同经历考验”。

一八四一年，当克雷洛夫满七十二岁的时候，他辞去了公共图书馆的职务。他离开热闹繁华的涅瓦大街，居住在彼得堡的瓦西里岛上一所安静的公寓里。他的最后工作就是准备在一八四三年出版他的寓言全集。

一八四四年新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克雷洛夫因病去世，时年七十五岁。

三

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古希腊时代有《伊索寓言》，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庄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里也点缀着许多篇寓言。就整个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说，寓言的产量不是很多；但每一个时代都出现新的寓言作家。许多优秀的寓言，以最简练的文字、最生动的形象，把生活动态、人生世相，作了最浓缩、最紧凑的概括。它们通过了时间的考验，一代复一代，一直流传到今朝。

法国杰出作家拉封丹对寓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已经程式化的古典寓言之外添上了明朗的民族特性：他让高卢族的细致入微而又尖锐有力的幽默情绪融合在寓言之中。拉封丹就是克雷洛夫所十分尊崇的作家。

在俄国文学的发展中，克雷洛夫之前，已经出现过一些寓言作家，例如苏马罗科夫、迈科夫、赫姆尼哲、德米特里耶夫等人。但是克雷洛夫的寓言是充满活力与讽刺激情的，他把俄国寓言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果戈理曾经这样议论克雷洛夫道：“他给自己挑选了一种被大家当作已经不合用、简直是孩子的玩具的旧东西的寓言形式，——并且通过这种寓言终于成为人民的诗人。”

克雷洛夫以前的俄国寓言作家主要带有感伤的倾向。他们脱离生活，让寓言变成上流社会客厅里卖弄机智的形式。但是克雷洛夫却和这一批沙龙寓言作家形成尖锐的对立。他的寓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强烈的民族性，深厚的诗情。

克雷洛夫在思想上是和十二月党人、和写有《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拉季舍夫比较接近的。他尖锐有力地揭露沙皇

农奴制的反动腐朽的实质。在《鱼的跳舞》中他借狮王来暗示沙皇亚历山大。在寥寥几行寓言诗中，把亚历山大伪善的面目揭露无遗。而在《剃刀》与《宝刀》中，克雷洛夫都密切联系到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事件。据苏联克雷洛夫研究家指出：在前面一则寓言中，作者对以尼·屠格涅夫（不是写《父与子》的屠格涅夫）和别斯图热夫等十二月党人深表同情；至于后面一篇寓言，作者则是在一八一二年反击拿破仑侵略军一战中立有大功的叶尔莫洛夫将军去职后所写的。那把被丢弃而无从发挥应有的巨大作用的宝刀，象征的就是叶尔莫洛夫将军，因为沙皇尼古拉一世疑心他和十二月党人有关。

可见，克雷洛夫的寓言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它们不是一般伦理道德的图解、演绎。

像其他寓言作家一样，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主角主要是动物、野兽。但是这些动物、野兽并不是某种概念的符号、代名词，而是各种动物、野兽的自然本性与人类各种不同典型、不同性格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形象。

狐狸这个角色就是在克雷洛夫的寓言里经常出现的。它没有狮子、老虎、狗熊那么大的气力，可是它会伪装，会欺骗，会笑里藏刀，会吹拍逢迎……它曾经对乌鸦说：

你长得这样美丽，如果还是歌唱的行家，
那你就是我们的鸟中之王！

乌鸦给赞美得晕头转向，口里的美食终于落在狐狸的嘴里了。

但是狐狸骗一块乳酪吃吃，这还是小试其技。它口若悬河，

能说会道，往往能取得狮王的欢心。狮王把它当作最可靠的心腹。有一次狮子与雪豹发生争执，双方相持不下，终于准备讲和。雪豹派了猫儿充当和谈代表，它要狮子派蠢驴当代表。老谋深算的狮子没理睬雪豹的建议，却把狐狸打扮上阵（《狮子与雪豹》）。由此可见狮子对狐狸的信任。

狐狸的确没有辜负狮王的知遇之恩。有一回，兽国发生大瘟疫，狮王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承认它“也有不对的时候”，它曾经吃掉一只小羊，又吃掉过一个牧羊人。狮王表示“愿意奉献自己作为祭品”。狮王这样做，当然是说说而已，它的目的是要别的野兽来顶缸。心领神会的狐狸立刻凑上来说：

啊，我们的王，仁慈的王！您太仁慈啦！

你竟把这个也看作犯罪，
如果我们一切都听从胆小的良心，
那么到头来我们都得饿死变鬼魂，
何况，我们的大王！
你得相信，你肯赏光把羊吃掉，
这对于羊儿正是莫大的光荣。

——《兽类的瘟疫》

在狐狸的煽动下，结果，充作赎罪的祭品的却是素食的犍牛。

在克雷洛夫的笔下，狼是另一个常见的典型，它表现了另一种凶残和贪婪：它不会迂回曲折，但它专横跋扈，嗜血成性。它也是狮王重要的爪牙。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被狼发现了，它马上奔过去找碴儿：

“死不要脸的东西，
你怎么胆敢拿肮脏的鬼脸
把我的饮水
同沙子泥浆搅在一起？”

小羊急忙辩解说，它只是在河的下游喝水，与它狼大王毫不相干。可是狼又提出另一条罪状：

前年夏天你在这儿
还对我说过许多粗话，……

小羊仍旧不服气，回答狼说，它到现在还不满一岁。这头狼最后恼羞成怒，大声对小羊说：

你所以有罪，就是因为我要吃你。

——《狼与小羊》

“就是要吃你！”这就是狼的最根本的逻辑，也就是小自盗贼、大至历史上的一切侵略者的生存信条和行动纲领。克雷洛夫通过狼的这几句对白，把狼的本性与特点揭露无遗。

狼是贪得无厌的，它吃起来，“就是连皮带骨一点不剩”。有一次，狼给骨头鲠住了，它鲠得既不能叫，又不能透气，四脚直挺，只等归天。凑巧好心的白鹤飞来，把骨头从狼嘴里拔出来。事后，鹤向狼讨赏，可是狼的回答是：